

当代散文选萃丛书



古远清 编

哦，智者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当代散文选萃丛书

啊，青春

古远清 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啊，青春

古远清 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）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郧阳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375印张 100 000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54—0088—4/I·81

统一书号：10107·586 定价：1.05元

印数：1—6500

目 录

青春寄语

林 希：石缝间的生命·····	3
刘再复：榕树，生命进行曲·····	7
刘增山：车轮之歌·····	15
廖华歌：脚印·····	18
柯 蓝：拾到的纪念册·····	21
管用和：细流集·····	26
徐成森：贝壳小集·····	32
陈文和：泥土，我是泥土·····	36
王光明：钻石，你在寻找谁？·····	41
费伟伟：不落的帆·····	49
赵翼如：“重炮手”与轻音乐·····	54
碧 野：闪光的浪花·····	59
顾 工：吸引·····	64
姜德明：旅舍纪事·····	72
张秀枫：他们是一支歌·····	78
罗小莹：我看到了“小兵”弟弟·····	85

卢晓渤：西沙情.....	91
赵丽宏：盲姑娘和诗.....	97
朱 奇：昆仑山上的母亲	102
王维洲：千佛洞夜话	106

青春长在

孙 犁：青春余梦	119
黄秋耘：丁香花下	122
张守仁：我们年轻的时候	128
黄起衰：人，有这样的青春	136
刘登翰：你记得那第一声汽笛	142
从维熙：草原的梦——献给八十年代的北京儿女	149
编后记	161

青春寄语

石缝间的生命

林 希

石缝间倔强的生命，常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。

是那不定的风把那无人采撷的种籽撒落到海角天涯。当它们不能再找到泥土，它们便把最后一线生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线石缝里。尽管它们也能从阳光分享到温暖，从雨水里得到湿润，而唯有那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却要自己去寻找。它们面对着的现实该是多么严峻。

于是，大自然出现了惊人的奇迹，不毛的石缝间丛生出倔强的生命。

或者只就是一簇一簇无名的野草，春绿秋黄，岁岁枯荣。它们没有条件生长宽阔的叶子，因为它们寻找不到足以使草叶变得肥厚的营养，它们有的只是三两片长长的细瘦的薄叶，那细微的叶脉告知你生存该是多么艰难；更有的，它们就在一簇一簇瘦叶下又自己生长出根须，只为了少向母体吮吸一点乳汁，便自去寻找那不易被觉察到的石缝。这就是生命。如果这是一种本能，那么它正说明生命的本能是多么尊贵，生命有权自认为辉煌壮丽，生机竟是这样地不可扼制。

或者就是一团一团小小的山花，大多又都是那苦苦的蒲公英。它们的茎叶里涌动着苦味的乳白色的浆汁，它们的根须在春天被人们挖去作野菜。而石缝间的蒲公英，却远不似田野上的同宗生长得那样茁壮。它们因山风的凶狂而不能长成高高的躯干，它们因山石的贫瘠而不能拥有众多的叶片，它们的茎显得坚韧而苍老，它们的叶因枯萎而失却光泽；只有它们的根竟似那柔韧而又强固的筋条，似那柔中有刚的藤蔓，深埋在石缝间狭隘的间隙里；它们已经不能再去为人们作佐餐的鲜嫩的野菜，却默默地为攀登山路的人准备了一个可靠的抓手。生命就是这样地被环境规定着，又被环境改变着，适者生存的规律尽管无情，但一切的适者都是战胜环境的强者，生命现象告诉你，生命就是拚搏。

如果石缝间只有这些小花小草，也许还只能引起人们的哀怜；而最为令人赞叹的，就在那石岩的缝隙间，还生长着参天的松柏，雄伟苍劲，巍峨挺拔。它们使高山有了灵气，使一切的生命在它们的面前显得苍白逊色。它们的躯干就是这样顽强地从石缝间生长出来，扭曲地、旋转地，每一寸树衣上都满布着结痂。向上，向上，向上是多么地艰难。每生长一寸都要经过几度寒暑，几度春秋。然而它们终于长成了高树，伸展开了繁茂的枝干，团簇着永不凋落的针叶。它们耸立在悬崖断壁上，耸立在高山峻岭的峰巅，只有那盘结在石崖上的树根在无声地向你述说，它们的生长是一次多么艰苦的拚搏。那粗如巨蟒，细如草蛇的树根，

盘根错节，从一个石缝间扎进去，又从另一个石缝间钻出来，于是沿着无情的青石，它们延伸过去，象犀利的鹰爪抓住了它栖身的岩石。有时，一株松柏，它的根须竟要爬满半壁山崖，似把累累的山石用一根粗粗的缆绳紧紧地缚住，由此，它们才能迎击狂风暴雨的侵袭，它们才终于在不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为自己占有了一片天地。

如果一切的生命都不屑于去石缝间寻求立足的天地，那么，世界上就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方成为永远的死寂，飞鸟无处栖身，一切借花草树木存生的生命就要绝迹，那里便会沦为永无开化之日的永远的黑暗。如果一切的生命都只贪恋于黑黝黝的沃土，它们又如何完备自己驾驭环境的能力，又如何使自己在一代一代的繁衍中变得愈加坚强呢？世界就是如此奇妙。试想，那石缝间的野草，一旦将它们的草籽撒落到肥沃的大地上，它们一定会比未经过风雨考验的娇嫩的种籽具有更为旺盛的生机，长得更显繁茂；试想，那石缝间的蒲公英，一旦它们的种籽，撑着团团的絮伞，随风飘向湿润的乡野，它们一定会比其它的花卉生长得茁壮，更能经暑耐寒。至于那顽强的松柏，它本来就是生命的崇高体现，是毅力和意志最完美的象征，它给一切的生命以鼓舞，以榜样。

愿一切生命不致因飘落在石缝间而凄凄艾艾。愿一切生命都敢于去寻求最艰苦的环境。生命正是要在最困厄的境遇中发现自己，认识自己，从而才能锤炼自己，成长自己，直到最后完成自己，升华自己。

石缝间顽强的生命，它既是生物学的，又是哲学的，是生物学和哲学的统一。它又是美学的；作为一种美学现象，它展现给你的不仅是装点荒山枯岭的层层葱绿，它更向你揭示出美的、壮丽的心灵世界。

石缝间顽强的生命，它是具有如此震慑人们心灵的情感力量，它使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变得神奇辉煌。

选自1983年9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

榕树，生命进行曲

刘 再 复

(一)

我时常思念着故乡的灵魂，榕树。

记得有人问我：你追求过怎样美丽的灵魂？我说，榕树。

情感的潺潺，思想的潺潺，再一次流过故乡崎岖的山野，再一次流过往昔峥嵘的岁月，回过头来思量，那昨天使我爱恋过的灵魂，今天依然使我向往着的灵魂，也只有它——

榕树，我的永恒的爱恋。

(二)

我爱恋的榕树，不知道使多少陌生人为它兴叹过，倾倒过。

真是太壮阔了。只要你接近它，就会感到它的全身，都充满着一种最动人的东西，这就是生命。

善于思辩的哲学家说，美就是充满生命的人和物。我相信，因为榕树，我才相信。

几乎是整个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，我都在观赏这种洋溢着生命的大树。

我喜欢这种绿色世界在无风中的平静、雍容、丰盛、满足，象沉默的大山一样岿然而立。

我更喜欢它在风中的时刻。榕树的每一片绿叶，都象风帆那样善于捕捉最弱的微风。因此，当轻风吹拂的时候，它的叶子就会颤动起来，刹那间，树上好象歇满千百万绿色的蝴蝶，在一开一翕地扇着翅膀，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织锦。

更使我陶醉的是雄风吹动的时刻。此时的榕树，瞬息间从沉默的大山变成汹涌的大海，波浪在树梢上澎湃着，时时发出拍打蓝天的沙沙的响声。

有一位很重感情的北方朋友告诉我，他第一次见到南国土地上的高大榕树时，几乎吓呆了。榕树那企图笼罩大地的浓荫，那企图吞没白云的树冠，那企图饮尽地下全部水份的根群，那陡立而又弯曲多节的巨枝所构筑的殿廊、山脉、峡谷和道路，一起在放射着生命的光波与音波。这种柔和而强大的波浪，把他的心灵摇撼得很久很久。

在撼动中，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另一种强大的生命所照明，所溶解，所征服。他觉得自己完全被这种强大的生命所俘虏，并且被剥夺了身上的渺小、卑琐、颓唐与消沉。在树下，澄清的空气中，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升腾起来了，

仿佛也变成一只扇动着翅膀的绿蝶，也在这个充满生命的葱茏世界中快乐地翔舞。

(三)

我比这位北国的友人更了解榕树，生命里积淀着更多的榕树的碧叶。

我家乡的山野与原野上，处处都有榕树。肥沃的地上，贫瘠的地上；坚硬的地上，松软的地上；有泥土的地上，几乎没有泥土的地上。

我家乡的山野与原野上，时时都有榕树。潮湿的时节，干旱的时节；雨淋的时节，霜打的时节；有春天的时节，没有春天的时节。

小时候我迷恋过一棵倔强的小榕树。它就在几乎没有泥土的地方发展它的生命。它那生的征程，就在我家屋后的一块浑圆的岩石上进行。大约三年时光，我一直追随着它的足迹，注视着它那平稳而坚实的脚步。

我不知道它是在岩缝的哪一处破芽而出，只看着它从缝穴里伸展出来的最初的嫩枝。这棵嫩枝在岩石的悬崖上，沉着地、缓慢地跋涉，攀登，开拓着本没有路的路，本没有前方的前方。

当它发现岩石身上的小坑洼处，有一点薄薄的尘土，就果断地在那里扎下了根，扎下一个营寨，然后又向前伸延，迈进，不倦地继续寻找着前方险峻的路，险峻的希望。

更使我惊讶的是，它在找不到任何营寨的时候，竟从生命深处撒出一束根须，象蚕儿抛出的银丝。柔韧的丝丝朝下生长，直至亲吻到地平面上的小草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就是所谓气根。在没有泥土的时候，气根凭借它奋发的天性，吸收空气中的水份，然后把自己养育成榕树另一翼的生命线。

突破，挣扎，发展，挺进，这是一支青绿色的生命进行曲，这是一支铁流似的生命凯旋曲。

正是这支无声、无畏的歌，把巍峨的韧性，第一次灌进了我的贫穷而干旱的童年，灌进了我的还在襁褓中的人生。

(四)

后来，我在泉州的清源山和福州的于山里，看到了辉煌的石壁榕，才知道比起我家屋后那支进行曲来，还有更雄壮的进行曲。

清源山的石壁榕，真是生命的奇迹。这棵雄伟的榕树，生长在足有三层楼高的一块巨岩上，而本身又有两层楼高，观赏它时，非仰视不可。

沿着石壁，许多粗壮的根从岩顶射向大地，有的象缆索悬荡在空中，有的象巨蟒盘旋而下。它们把整块巨石紧紧拥抱。假如从云端俯瞰下来，大约会看到这棵榕树象巨人伸出手臂，抱住一块天然宝石，企图把它从大地的母腹

中拔出。

我很幸运，竟在一次雾天里见到清源石榕别样的风姿。那时，雾气正象炊烟似地袅袅上升，一阵一阵地掠过岩石，而且一阵比一阵浓烈，最后岩石象沉浸在浩渺的云海中。而榕树，被云岚雾霭所凝聚成的大白盘托住，在迷濛的烟波中忽隐忽现，好象飘动在云空中的神树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榕树背后，又隐约可以见到岩石的母山中的一座寺庙，庙宇在云雾缭绕中浮沉，朦朦胧胧地，象是天上的殿堂。见到眼前景象，我竟飘飘忽忽起来，仿佛置身于云中仙山，置身于琼楼玉宇与金木玉树之前，似乎还听到苏东坡的南方口音：“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”

在于山，我又一次见到气派雄伟的石壁榕。也是站在巨石肩膀上的云中大树，也是气吞大地的巨鳞似的根群。

于山是闽乡的父老们庆贺民族英雄戚继光凯旋归来的地方。在庆祝这位中华的抗倭将领赫赫战功的盛典中，有气壮山河的石壁榕屹立身后，有无声的生命进行曲在人们心中鸣响，不仅使英雄增色，而且使人想起英雄的生命进行曲怎样坚韧地组合它的豪迈的节奏，我们伟大的长江与黄河所哺育的民族，又充满着怎样不可战胜的生命。

(五)

了解清源山和于山石壁榕的友人告诉我：这种榕树所立足的岩石，不是一般的岩石，而是最坚硬的花岗岩。如

果说，要在世界上寻找一种在最坚硬的基石上生长出来的最坚硬的生命，那就是榕树。

他还告诉我，这种生命的奇观，是发端于一种细韧的种子之中。‘那是一颗成熟的、象小珍珠似的果子，果子里面包藏着许多小颗粒似的种子。大约是一只顽皮的鸟儿，在它吞食了榕果之后，就选择这个奇伟的地方，排泄出它消化不了的种子。这颗种子，这个鸟儿的胃肠消化不了的生命，就凭借岩上那一层尘埃凝结成的薄薄的泥土，悄悄地、雄心勃勃长成绿光四射的庞然大物。

仔细瞧瞧，岩石上好象没有别的生命，也许在岩缝里有几株细小的野草，但我看不清。这种岩石真是生命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地方。

榕树，就在生命难以生存的地方，让自己生长成伟大的生命；在生命难以发展的地方，把自己发展成其他生命望尘莫及的参天巨木。

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生命进行曲。

(六)

因为和榕树同一故乡，所以我还知道它的生命进行曲有一种更超常的旋律。

那是我的一次砍柴时体验到的。我曾经在无意中砍伤过榕树还活着的青枝，被我误认为是死枝的生枝。就在我的斧头砍下而提起的一刹那，它立即喷涌出雪白的乳汁，